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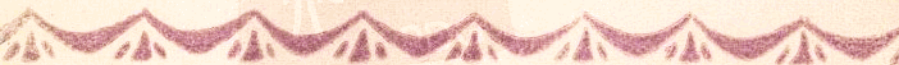
2

辑

剧本选辑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合家欢(小戏曲)

.....老 官 金 辉 (1)

扯腿(小楚剧)

.....王斌华 潘春阶 (21)

百鸟寨(童话剧)

.....何 帆、李甫清、周德祥 (40)

茗货顶班(小楚剧)

.....林海波 (65)

人之常情(荆州花鼓小戏)

.....吴胜忠 (87)

好事成双(远安花鼓)

.....张映泉 (109)

合家欢

(小 戏 曲)

老 官 金 辉

人物 快活叔：四十多岁，生产队长。
花 婶：五十来岁，农村妇女。
禾 秀：二十几岁，花婶之媳。

时间 现代、春天。

地点 农家场院。

布景 舞台正中废石臼中栽一篷刺花，缀满绿叶白花的枝条伸向两边，是象征性的篱笆。左右分别是花婶、禾秀的家，门前有小凳、竹竿。天幕图案：圆形绣花绸上，绣有粉红色合欢花和彩蝶。

〔幕启 花婶在台左刺绣。

花 婶 (唱) 挽彩线，拈银针，
飞针走线绣花绦。
合欢花初露笑脸鲜美娇嫩，
绣花人重操旧业枯木逢春！

〔布谷鸟欢叫。

布谷催春声声叫，

草籽开花田要耕。

喜中也有忧愁事，

田里活路要请人。

儿子媳妇不过门，

误了季节怎么行！

〔右幕后传来小孩哭声。〕

花 婶 来了。来了，婆婆来了！（急忙放下花绷，扒开篱笆欲过去，手被刺。）哎哟！（打自己手）你何苦哟，还有棘得够啊！（转回，小孩又哭。花婶从刺花前绕到禾秀门前。）哟！锁了！看你妈几狠心（罗）！（转身欲回，小孩哭得更厉害。）唉哟！到底还是我的孙儿哟！（花婶隔篱拿过一根竹竿，伸进门缝，推摇窝。）

（唱） 摇啊摇，摇宝宝，

我为儿孙把神淘！

媳妇只想自己富，

甩开婆婆乐逍遥。

花婶气了气，气壮不弯腰；

媳妇栽了刺，隔开路两条。

隔开了孙儿抱不到，

隔门摇来隔门瞄！

疼我的娇娇宝，

爱我的宝娇娇，

长大接个孙媳妇，

把你母亲一脚抛。

让她尝尝这味道，

看她能不悔今朝！

〔花婶痴情地瞄孙儿。快活叔从台左上。〕

快活叔 花婶！老嫂子呢——你在瞄么西洋镜哪？

花 婶 （慌忙丢下竹竿）啊，是快活队长啊！我，我有瞄么事啊！

快活叔 我看你瞄得蛮有味哩！让我来瞄下看！“瞄！”哎呀，好大个老鼠！

花 婶 你小声点好吧……

快活叔 噢！莫把你的宝宝孙儿吵醒了！

花 婶 ……（点头默认）

快活叔 莫只顾瞄孙儿哟，老嫂子呢！

（唱）你在咏你的婆婆味，

我在急你的万斤粮！

百幅绣面有合同，（出示合同）

把关也靠你花婶娘。

若有一户拖后腿，

全队的计划要泡汤！

你的水田还有耕，

不能等到过端阳！

花 婶 我有得劳力起板，只有种洋芋。

快活叔 要种粮食，我的老嫂子呢，包产的时候都定下来了嘛！

花 婶 那我就点苞谷！

快活叔 那块田吸水源好，都栽早谷，不种别的，你不是举双手赞成吗？

花 婶 你队长开了口，我没得话说，那只有自己去耕！

快活叔 等下着您家，我去搬块砖来……

花 婶 搞么事？

快活叔 不跟你把脚垫起来，你充得了这个长子？五十岁了，老嫂子呢！

花 婶 是的啊！年岁不饶人，加上老头子又死得早，自己拖累成筋骨病……唉！

快活叔 你屋里禾秀跟憨坨也做得出！把个老包袱甩开，连责任田也搭着甩了一份！

花 婶 这个不怪他们。家是我要分的，田也是我要包的！

快活叔 你在绣花组当个师傅就够了，要包田做什么事呢？

花 婶 人嘛，要有志气！自己做了自己吃，吃了图安逸！

快活叔 让你吃五保，会把你饿死？

花 婶 你个烂舌头的！我为么事吃五保啊？我有得儿子媳妇？

快活叔 （暗笑）好啊！你有儿子媳妇，就去请他们把田耕它！

花 婶 么（沙）？叫我去请他们，求他们？我去讨气恼？我去丢面子？我去掉底子？

〔花婶步步进逼，快活叔步步后退，撞了刺。

快活叔 哎哟——好狠的老菟子刺啊！

花 婶 你也棘了刺？我过去过来的，比你还棘得多些！今天……

快活叔 老嫂子，把你的针借我挑下子！

花 婶 有也不借给你，谁栽的刺，叫谁给你挑！你这当队长的，该去找那栽刺的人！

快活叔 气话就不说了，问题作问题解决。这不是现成的！

（拿花绷上的针挑刺）哟，出血了，有止血药吗，老嫂子？

花 婶 老皮老肉的，还那么娇气！（撕下一布条给快活叔）

快活叔 十指连心，很有点痛哩！

花 婶 让你痛下子，才晓得别个的痛处！你家慢点忙！（下）

快活叔（手摸痛处，舔伤口）让我痛下子，才晓得别个的痛处……这话里有话咧，未必是想要我替她耕？我下午要赶到公社开会啊！“找栽刺的人”……呃！你看（罗），现成的胡子不晓得安须！走，找她的憨坨儿子去！（下）

〔禾秀从台右急上。

禾 秀 忙不赢（罗）——

（唱）春耕时节犁耙水响，

忙送肥来忙育秧，

黑汗水流农活紧，

见缝插针绣花忙，

忙得走路象旋风样，

忙得头发象刺茅！（拢发，束卡）

提前收工回家转，

生怕宝宝饿得（昂）！（到家门）

哟！还有醒，这几天宝宝真乖！咦——把根竹竿伸进

去搞么（沙）？（拿竿，想了想，站凳上作“钓鱼”状）

哼！搭起凳子“钓鱼”！（从门缝挑出一条毛巾，气愤地抖毛巾）这个老“豁皮”呀！

（唱）邻居都说我媳妇狠，

哪知婆婆狠心肠！

要分家是她自己亲口讲，

消灾免祸我倒要烧高香！

井水河水两不犯，

谁也不沾谁的光。

要想发家凭本事，

我家不是“钓鱼塘”！

〔小孩哭。〕

禾秀 莫哭莫哭，妈妈来喂你！（开门）哼！……等下找你算帐！（进屋）

快活叔 （上）哈哈！儿子还是向着娘，我一说，憨坨就答应了！呃——看她那么大的火气，还是先瞞她一瞞再说。（敲花婶的门）老嫂子呃，代耕的人跟你请好了！

花 婶 （开门出，高兴地）那难为您家咧！（下）

快活叔 还要难为您家，捂餐饭把得耕田的吃。

花 婶 （客气地）那……有得么菜。

快活叔 尽屋里有的！

花 婶 （逗乐地）只有腌菜。

快活叔 只有腌菜么样行呢？

花 婶 你晓得我是么样的腌菜？

快活叔 么腌菜啊？

花 婶 腌鱼、腌肉、腌鸡子、腌鸭子、腌鸡蛋、腌鸭蛋、烟酒……

快活叔 么（沙）？腌酒？腌在坛子里的酒？那叫“陈年老酒”！

花 婶 我是说吸的烟，喝的酒！

快活叔 哟（火）！你花婶还蛮富足咧！（下）

〔禾秀上，忙家务活。〕

花 婶 我就是要搞丰盛些，把得帮忙的吃了，让那远近的人都晓得；我花婶一个人不磕头，不作揖，不光没饿死，过得还不错！

快活叔 （暗笑）嘻嘻……

花 婶 呃，说了半天，是哪个好心的人帮我耕田哪？

快活叔 这你莫管，见面就晓得了！你快去准备饭菜啊！

花 婶 好好好！（进门，下。）

禾 秀 （唤猪）（罗罗）……该死的猪，到处瞎跑，真是吃家饭，屙野屎！

快活叔 猪是个不懂事的畜牲，骂也无益。禾秀，我正有事要找你！

禾 秀 找我做什么事？（故意大声地）我又不会钓个大“鱼”招待您家！

快活叔 那我今天招待你，怎么样呢？

禾 秀 我一不是干，二不是部，有得那口福！

快活叔 有口福，负责有！还是吃家饭，屙家屎，肥水不落外人田！

禾 秀 队长，您家是明白人，她那些胀火的话是说给谁听的？她不磕头，我未必给她下跪？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请别个帮她耕田，那是您家队长的关心照顾，日后有谁说我们做儿子媳妇的不懂事，那些闲言闲语归你去听咧！

快活叔 呃，你们既然这样懂事，就去帮老人家耕它！

禾 秀 帮她耕？她不请我，我反倒去求及她？我去巴结她？有得那下贱！有得那不值钱的力气！

〔禾秀步步进逼，快活叔步步后退，撞刺棘手。〕

快活叔 哎哟！看起来象朵花，一挨就把手扎！

禾 秀 快活叔喂，您家是长辈，未必兴这样阴倒说话带刺呀？

快活叔 禾秀喂，这棘死人的东西你就不该栽它咧！

禾 秀 您家莫管闲：“饭甑隔炊皮，人心隔肚皮”，我是不得不防啊！

快活叔 哼！你那是防？那是向我进攻！（伸出被刺的手）几

狠(罗)!

禾秀 那是你自找的!

快活叔 好,就算我自找的,你也该拿绣花针来帮我挑下子啊!

禾秀 冇得针!(赌气进门,下)

快活叔 呃——你的绣面绣齐了吗?真是气死人(罗)!(拍腿)哎哟!

(唱) 婆有气媳有气拿我出气,
度量再大也快要气破肚皮!

(双手拍肚) 哎哟!

左手刺右手刺两手挨刺,

婆不理媳不睬哪个来医?

难道说当队长活该受气?

清官难断家务事——溜之大吉!少陪了啊!

(欲走,又站住)呃——快活啊快活,一碰到棘手的事,你怎么就荷叶包鳝鱼——溜了呢?你是来做么事的?你是来做工作的(沙)!

(唱) 一听气话就开溜,

可见你快活水平低!

你溜掉了户献万斤粮,

溜不掉合同到了期!

让花婢老妇耕田于心不忍,

靠禾秀笨手绣花手艺太低!

若将两家合一起,

一箭双雕解难题!

禾秀绣花有人教,

花婢水田有人犁。

绣花线牵情牵意牵着幸福，
责任田联产连心连着婆媳。
只要她们称心如意，
我做一个出气筒啊，让婆消气，让媳消气，
婆媳消气、和和气气、尊婆爱媳、欢欢喜喜，
快活队长我甜蜜蜜、笑嘻嘻、甜蜜蜜来
笑嘻嘻！

〔禾秀拿花绷刺绣上。

禾秀 哟，您家还有走？我的午饭还有弄熟哩！

快活叔 禾秀喂，莫把门关早了！我特地来看你的花。

禾秀 看花？有么好看的？“看起来象朵花，一挨就把手扎！”

快活叔 莫跟我聒鼓逗把哟！不是看刺花，·是看你绣的花！

禾秀 看就看，反正要经您家的手交得外贸公司的。（递花绷）象么样？

快活叔 你这绣的是么花呀？

禾秀 合欢花！

快活叔 合欢花呀？我横一看，竖一看，这哪象合欢花呀？

花 婶 象么事？

快活叔 霉豆渣！

禾秀 啊？

快活叔 禾秀啊！

（唱） 新姜不如老姜辣，
你比花婶还差得差！
合同到期要交货，
外国人不得要“霉豆渣”！

禾 秀 （唱） 马虎一点收了罢，

快活叔 （唱） 一丝不苟严检查！

禾 秀 （唱） 实在不行矮点价，

快活叔 （唱） 不能收去白糟蹋！

禾 秀 （唱） 难道叫我干贴本！

快活叔 （唱） 还要赔货把款罚！

禾 秀 啊？你凭么事这狠哪？（气愤地将花绷放在石臼沿）

快活叔 凭的是尚方宝剑！

禾 秀 你哪来的尚方宝剑哪！说穿了，是我刚才说话不好听，你就公报私仇，借机卡人！

快活叔 （大笑）我跟你有什么私仇啊！（抽出合同）你看！

禾 秀 哼……不过是一张纸！

快活叔 哈……这就不是些不些儿的一张纸咧！我队长签了字，你禾秀画了押，外贸公司还盖了红巴巴！这合同文书，白纸黑字，说得清楚，道得明白！

“集体承包百幅绣面，

到期交货严格把关。

谁个影响全队质量，

赔货罚款归谁承担！”

禾 秀 法不责众，又不止我一个人！

快活叔 嘿嘿！我挨家挨户检查，别个都跟你婆婆学，绣得蛮好的合欢花；就只你，现成的师傅不学艺，盘出这样的“霉豆渣”！

禾 秀 这么说，硬是要赔？

快活叔 要赔！

禾 秀 要罚？

快活叔 照罚!

禾 秀 要罚几多呀?

快活叔 你包了五幅綉面, 每幅料子十元; 到期无货, 每幅倒罚三元。一五得五, 三五十五, 六十五元钱。拿来呀!

禾 秀 快活叔呃, 您家是老队长了, 最关心群众的, 您家看我哪经得起又赔又罚呢?

快活叔 禾秀哇!

(唱) 公事公办我不掺假,

自作自受你自戴枷!

(白) 你与婆婆吵了架,

手艺还没学到家。

质量标准达不到,

休想承包再綉花!

禾 秀 啊!

(旁唱) 听他言来不是耍,

不由禾秀悔恨交加。

只想分家无牵挂,

谁知想发不得发!

快活叔 (旁唱) 偷鸡不着蚀了米一把,

拣了芝麻她丢了西瓜。

禾 秀 (旁唱) 我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快活叔 (旁唱) 我叫她自己跌倒自己爬。

禾 秀 (唱) 万般无奈说好话,

请求队长想办法!

快活叔 你也有求人的时候?

禾 秀 这人在矮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快活叔 禾秀哇！

（唱）求人须把头低下，

低头跪拜你的妈，（拿起花绷）

（念）你的妈，掌绷架，

绿线穿，红线拉，

绿的是绿叶，

红的是红花，

再配一对花蝴蝶，

妙手回春人人夸。

“霉豆渣”变成“合欢花”，

两家人合拢做一家。（递花绷给禾秀）

婆媳绣花称能手，

憨坨耕田是行家；

农业副业两不误，

屋里屋外一起抓；

（唱）齐心合力奔富裕，

和气生财好发家！

禾秀 好倒是好，只是有件事……呃，她是先辈，我不好说得，不说心里又过不得。

快活叔 有么事，只管对我说。

禾秀 快活叔哇！（放下花绷）

（唱）分家后乡亲们将我笑骂，

听在耳记在心也受启发。

不是我昧良心不敬婆母，

只怪她做的事实在太差（拿竹竿）

拿根竹竿伸进门缝，

想靠“钓鱼”来发家。

快活叔 (惊异地) 啊?

禾秀 禾秀纵有黄金屋,
家贼难防屋也塌!

快活叔 (唱) 听罢言来肺气炸,
岂容媳妇冤枉妈! (气极, 夺竿)
接过竹竿将你打——

禾秀 (唱) 干部打人犯国法!

快活叔 (唱) 诬告好人也有罪,
法律不会饶恕她!

禾秀 (唱) 禾秀身犯有何罪?
说明罪状愿受惩罚。

快活叔 好! 你听到!

(唱) 你锁门离家下田去,
可想到家中哭坏你的伢?

禾秀 (唱) 宝宝这几天蛮听话,
睡着不醒象朵花!

快活叔 (唱) 不是婆婆勤照料,
哪有这乖的好娃娃!

禾秀 么样? 是她?

快活叔 (唱) 她一双痛脚跑左右,
一双耳朵听两家。

听到孙伢哭,
闯过竹篱笆,
两手棘了刺,
痛得直发麻,
十指连心心连肉,
骨肉情深疼孙伢!

我亲眼见她拿着竹竿推摇窝，
 你却用恶言秽语报答她。
 她是稻谷你是稗草，
 她是天鹅你是野鸭；
 她好比高山的青松垂荫向下，
 你却似叫化子烤火往怀里扒！
 禾 秀 （唱） 听真情愧得我脸上火辣辣，
 思过来想过去不该分家。
 家有老是个宝不可缺少，
 能引伢能绣花帮我发家。
 快活叔 （唱） 婆婆的帮助你不感谢，
 她有困难你不出力想办法。
 你说你该打不该打？
 禾 秀 该、该打！
 快活叔 （唱） 你说你该罚不该罚？
 禾 秀 该罚、该罚！
 快活叔 嗯！（忍耐）
 （旁唱） 又该打又该罚权且记下，
 等一会自有人责罚于她！
 禾 秀 （旁唱） 无奈何请队长从中牵线，
 要发家还须得去求妈妈！
 快活叔 我错了，愿跟婆婆赔礼道歉！
 快活叔 就这样去？
 禾 秀 您家说么样去呢？
 快活叔 来！拿着竹竿，负荆请罪？（递竿给禾秀）
 禾 秀 好，我这就去……
 快活叔 莫性急！我还要跟你婆婆当面说清。说好了，就击掌

为号，你就过来喊声“妈！”

禾 秀 好！击掌为号！

〔幕后小孩哭。

禾 秀 莫哭，莫哭，妈就来！

快活叔 （回身叮嘱）禾秀，你要尖起耳朵听到！

禾 秀 好！听到！（进门，下）

快活叔 媳妇的气是消瘪了，再找婆婆把气消。

（过篱来）老嫂子呃！

花 婶 （内应）来了，来了？（上）耕田的吃饭来了？

快活叔 来了啊！

花 婶 人呢？

快活叔 远在天边，近在……

花 婶 眼前？

快活叔 隔壁！

花 婶 么（沙）？

快活叔 就是你的儿和媳。

花 婶 哦，你绕了半天弯子，还是那两个东西？

快活叔 是的啊！你独一个婆婆，独儿独媳，为么事不合在一起呢？

花 婶 哎哟！丝篾穿豆腐——不能提！

快活叔 提起又怎样？

花 婶 提起他，我火冒三丈高还不算烟子！

快活叔 那我赶快去端水……

花 婶 端水搞么事？

快活叔 不把你的火泼熄了它，连屋顶都烧穿了！

花 婶 （苦笑）唉！老快活啊！挖树怕挖根，伤人怕伤心！

跟别个我从有说过，一个大闷在心里闷；跟您家倒可